

## 第一章 照著劇情走

大越朝 乾元曆二年

正是春暖花開的好時節，微風吹動，花枝輕搖，空氣中浮動著淡淡的花香。

晨曦微露，東邊泛著魚肚白。

長寧伯府的下人已經開始忙碌，在各個院子來回穿梭，府裏漸漸熱鬧起來。

西側一處幽雅的院子卻是一片靜悄悄，偌大的院子沒一個下人走動。

內室雕花大床上，沉睡中的姜檸寶緩緩睜開雙眼，她的眼睛很美，容貌嬌美無瑕，氣質柔弱清純，分外惹人憐惜。

「竟是穿書？」

姜檸寶掀開身上的薄被端坐在床邊，眉心微蹙，雙眸閃過一抹震驚和不可思議，過了半晌，她掀開紗帳，只著一件單衣下了床，穿上繡花鞋，隨意的將及腰的秀髮用髮帶綁起。

這時，門吱呀一聲開了，一個穿著鴉青色比甲的身影，輕手輕腳的出現在屋子裏，看到內室的人醒了，聲音帶了一抹驚訝，「小姐，您醒了？」

姜檸寶瞅了一眼來人，露出淡淡的笑意，輕輕點頭，上前拿過楊柳枝製成的牙刷，沾上藥材製成的牙粉開始刷牙。

等刷好了，姜檸寶開始洗臉。

看著銅盆裏的水倒映出的精緻臉龐，姜檸寶微微怔了一下，看了十多年，她依舊不習慣這張柔弱美麗的臉蛋。

上輩子，她長相明艷，氣質張揚，誰知胎穿後，長相卻走向另一個極端，成了一個柔弱美人，哪怕生氣，看起來都像是在嬌嗔。

這樣的長相最容易得到男人的憐惜，滋長女人的嫉妒心。

姜檸寶輕歎一聲，洗完臉，接過婢女遞過來的毛巾擦乾淨。

婢女露出一抹強笑，低聲道：「小姐，早飯是您愛吃的雞絲粥。」

說完，婢女低下頭，飛快的將食盒裏的雞絲粥端了出來。

作為長寧伯府的五小姐，二房的嫡女，姜檸寶穿過綾羅綢緞，吃過山珍海味，但那是曾經，自從三年前她的父母回宗族祭祖，遭遇劫匪落入山崖生死不明後，她的膳食分量一天天減少，尤其是最近幾天，早飯只有一碗粥。

幸好粥依舊是府裏最擅長熬粥的大廚做出來的。

想到昨晚的夢，得知自己其實是穿到書中，回想著書中情節，姜檸寶的嘴角泛起一抹冷意，坐在桌子旁，慢慢的喝著雞絲粥，一碗雞絲粥喝完，外頭的天色已大亮。

「小姐，今日是十五，您該去壽金堂給老夫人請安了。」婢女看了一眼天色，收拾好桌面，小聲的提醒道。

姜檸寶微微點頭。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是去壽金堂給老夫人請安的日子。

「春喜，去將那套湖藍色長裙拿來。」

姜檸寶梳了個飛天髻，換上湖藍色的長裙，腰間繫上一個精緻的荷包，婢女連忙從匣子裏拿出幾件精美的首飾給她戴上。

經過一番裝扮，她看起來更顯得纖弱美麗。

「走吧，去壽金堂。」

主僕兩人出了院子，穿過迴廊和花園，一群群穿著鴉青色比甲的俏麗婢女們恭敬的朝姜檸寶行禮。

等姜檸寶走遠後，她們開始議論起來——

「聽說五小姐和定國公世子的婚事懸了。」

「如果二爺和二夫人還在，五小姐也不會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其實五小姐還算好的，只是膳食的分量減少，而且老夫人心善，早已將二夫人的嫁妝交到五小姐手中。」

「再怎麼說五小姐是定國公世子的未婚妻，主子們不會做得太過分，就是外面的傳言太荒謬了，世子爺應該不會為了安遠侯嫡女退婚吧？」

「這可難說，五小姐的身分比不上安遠侯府的嫡出大小姐，那位大小姐肯定不會屈居五小姐之下。」

「這倒是，如今滿京城的人都盯著咱們伯府。」

姜檸寶來到壽金堂正屋門口的時候，遇到大房的嫡次女，行六的姜明瑤。

姜明瑤朝姜檸寶微微點頭，冷淡的喊了一聲，「五姊。」

姜明瑤也是個美人，眉眼精緻，氣質清冷，只比姜檸寶小了一個月，被一群光鮮亮麗的下人簇擁而來，眉宇間沒有一絲得意或者倨傲之色。

「六妹。」姜檸寶回了一個柔美的笑容，看起來嬌怯怯的，惹人憐惜。

兩位嫡小姐，一方婢女僕從眾多，前呼後擁；一方只有主僕兩人，這明顯的差別待遇，令人唏噓不已。

姜檸寶卻不在意，她本就不喜太多人服侍，自從她爹娘發生意外後，府裏的下人大多另攀高枝，留在她身邊的只有春喜。

門口的小丫鬟撩起簾子，恭敬的道：「兩位小姐請進。」

姜明瑤瞅了一眼姜檸寶，眉心幾不可察的皺了一下，隨即移開視線，神色淡淡的等她進屋後，才移動腳步跟在後頭。

姜老夫人向來不喜庶子庶女，能到壽金堂請安的，唯有嫡出兩房的嫡出孫女，嫡子們除了年幼的，全都在書院讀書或者去府衙辦差。

一年前大房的嫡長女出嫁後，每次前來壽金堂請安的就只有姜檸寶和姜明瑤，以及大夫人。

正屋大廳內，檀香繚繞。

姜老夫人端坐在高堂主位，身著暗紫色散花如意裙，滿頭銀髮一絲不苟的往後梳成一個髮髻，面容和藹，要不是眼中有精光閃過，誰都會覺得她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她的旁邊站著一名端莊大氣的中年美婦，眉眼精明，正是府裏的當家大夫人張氏，姜明瑤的母親。

姜檸寶提著裙角，徐徐走上前，朝姜老夫人屈膝行禮。「檸寶見過祖母，大伯娘。」

姜明瑤也上前請安。「明瑤給祖母，母親請安。」

姜老夫人看著下方氣質各異的兩個孫女，露出和藹的笑容，她尤其對姜明瑤頗為看重。

姜老夫人笑容滿面的問了一下姜明瑤的近況，滿意的點點頭，然後轉向姜檸寶。對這個容貌嬌美、看起來弱不禁風的孫女，姜老夫人忍不住皺了下眉頭。

她其實不太喜歡姜檸寶，每次看到她，都會讓她想起年輕時候老伯爺後院裏那群受寵的貌美柔弱姬妾。

但這個孫女運氣好，自小就定了一門好親事，給長寧伯府帶來了不少好處。

不過如今她的婚事出了變故，是否保得住很難說，就算保得住，正妻之位怕也是要拱手讓人，想到這裏，姜老夫人的神色顯得有些複雜，難得心軟的安慰道：「五丫頭，外面那些亂七八糟的傳言妳不必理會，祖母定會為妳做主，沒有人可以欺辱咱們伯府的姑娘。」

「母親說的是，五丫頭，妳且放寬心，妳的親事不會有問題的。」張氏也附和道。要說府裏誰最不希望姜檸寶的婚事出現意外，非張氏莫屬。

長寧伯府是沒落的勳貴世家，空有爵位，沒有實權，而且府裏的男人官職都不高。早年張氏在一群貴夫人之中備受冷落，直到姜檸寶的未婚夫被過繼給定國公後，昔日排擠冷待她的貴夫人才紛紛與她交好，她的大女兒更是因此得以嫁入侯府。享受到了甜頭的張氏當然不想侄女的婚事出什麼差錯，尤其是在伯爺正上下打點為她的嫡次子謀求一官半職的重要時刻。

其實張氏和姜老夫人一樣，也不喜姜檸寶，因此她默許下人減少她二房嫡女的待遇，但不會做得太過分。

此事姜老夫人也知曉，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冷若冰霜的姜明瑤難得露出一抹憐憫的神色，五姊這一樁人人羨慕的親事被太多人盯著，並不是什麼好事。

安遠侯府勢大，長寧伯府沒落，端看定國公府如何決斷。

在她看來，五姊和定國公府世子的婚事怕是會出變故。

姜檸寶微微一笑，溫順的點頭。「多謝祖母，大伯娘。」她垂下的眼簾掩飾了她眼底一閃而過的冷意，她壓根不相信姜老夫人和張氏會為她做主。

一覺醒來，驟然發現自己是穿書惡毒女配的驚愕，如今已經緩了過來，姜檸寶也因此知曉桃花宴的後續發展，定國公府會派人上門退親，等姜老夫人和張氏知曉定國公府給出的誘人補償，便迫不及待的幫她退了這門親事。

外頭有個婢女稟告道：「老夫人，大夫人，定國公府的趙管家求見。」

這話一出，正屋裏的氣氛頓時陷入了詭異的沉默。

姜明瑤瞅了一眼姜檸寶，清冷的俏臉上難得浮現一抹擔心。

定國公府怕是來意不善。

姜檸寶的心驀然一動，想到書中的情節，暗道好巧，看來今天正是定國公府上門退親的日子，她低垂的眼中又劃過一絲暗光。

趙管家是個面容清臍的中年男人，端看他挺直的脊背，沉穩的步伐，以及隱隱散

發出來的殺伐之氣，不難發現他是上過戰場的人。

要不是有上輩子的經歷，姜檸寶也不會察覺到這位看起來精明的趙管家身上還未磨滅的殺伐氣，她不由得想到只聞其名，不見其人的定國公，男主謝景翊的養父。說起定國公，大越朝的百姓無人不曉，他亦是姜檸寶最為敬佩的人，如今不過二十有八，卻已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大越朝戰神。

這麼一個保家衛國、鐵骨錚錚的男人，誰能想到他會在兩年後暗傷爆發，剛到而立之年就驟然去世，而男主謝景翊承襲封號，成了定國公。

姜檸寶想到書中的情節，輕輕的撫摸了一下手腕上的紅寶石鐲子，抵了抵桃紅色的唇瓣，陷入了沉思。

「姜老夫人，趙某此次是為了世子爺和姜五小姐的婚事而來。」趙管家有著武人性格，絲毫不拖泥帶水，一開口就直截了當的說明來意。

姜老夫人心裏一陣咯噔，有股不好的預感，她不動聲色的看了一眼姜檸寶，問道：

「趙管家此話何意？」

張氏絞了絞手中的帕子，努力壓下心中的不安，笑著問道：「趙管家，我家侄女已滿十六，不知謝世子何時和我家侄女成親？」

姜檸寶拉回心神，雙眸淡然的瞅著趙管家。

趙管家想到世子爺堅決退親的態度，微微皺了下眉頭，心裏歎息一聲，對姜家五小姐忍不住心生憐憫。

「趙某奉世子爺之命，前來解除世子爺和姜五小姐的婚約。」

大廳一片死寂，氣氛陡然凝滯。

婢女婆子們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

姜明瑤擔心的忍不住輕扯了一下姜檸寶的袖子，姜檸寶側頭朝她柔柔一笑，那雙極美的眼裏波瀾不興。

姜明瑤一愣，五姊這反應好生奇怪。

姜老夫人抵了口茶湯，露出一抹僵硬的笑容，語氣乾澀的確認道：「趙管家，你是否說錯了，謝世子怎麼會和我家五丫頭解除婚約？」

趙管家搖頭歎道：「這是世子爺的決定。」

姜老夫人這下不再心存僥倖，難掩憤怒，砰的一聲，將手中的粉彩花鳥茶盞重重的放到茶几上。

「趙管家，退親一事關乎伯府姑娘的聲譽，恕老身不能答應，安遠侯的嫡女身分再高貴，也必須屈居老身孫女之下。」姜老夫人語氣堅決，犀利的盯著趙管家，一字一句再次強調道：「這門親事不能退！」

「母親說的對，這門親事不能退，我侄女向來恪守禮法，安分守己，從未做過出格之事，安遠侯嫡女的身分確實比我侄女高，但眾目睽睽下毀了清白的人是誰，為何要退我侄女的親事，毀我侄女的名聲，成全那位大小姐？莫不是欺負我侄女沒了爹娘相護？」

「謝世子此舉欺人太甚！當初這門親事是如何定下的，趙管家想必也清楚，如今謝世子想要解除婚約，真真是忘恩負義。」張氏勃然大怒，語氣咄咄逼人。

侄女的親事是搭上定國公府的紐帶，沒了這門親事，長寧伯府的地位又將沒落，不僅她自己風光不再，就連大女兒在夫家的地位也會跟著一落千丈，這是她不能容忍的。

姜檸寶淡淡的看著这一幕，眸光有些複雜，長寧伯府的人都不是惡人，可是一旦和自身利益有所關聯……

張氏轉向姜檸寶，順勢拉起她的手，輕輕拍了一下，安撫道：「五丫頭莫怕，大伯娘不會讓妳白白被人欺負。」

「我相信祖母和大伯娘。」姜檸寶回了一抹信任的笑容，眉宇間滿是惹人憐惜的柔弱，宛若一朵清純柔美的蓮花，令人移不開目光。

趙管家早在一進來時就注意大廳裏的兩位小姐，但是出於禮數，並沒有細看，聽到張氏這麼說，才知曉被自家世子爺退親的姜檸寶也在場。

他下意識看去，立即被姜檸寶的美貌所驚豔。

趙管家心裏不免生出一絲尷尬和不忍，沒想到世子爺的未婚妻會是這麼一個容貌精緻，令人忍不住心生呵護的柔弱姑娘。

前幾日世子爺在瑞王妃的桃花宴上下水救了安遠侯的嫡長女，毀了對方的清白，回府後執意要退了和長寧伯府的親事，迎娶安遠侯的嫡長女。

老夫人雖不同意，但也退了一步，願意以平妻之禮迎娶安遠侯嫡長女，但世子爺卻在老夫人的院子跪了一天，逼得老夫人不得不答應退了長寧伯府這門親。

這讓趙管家心裏很不舒服，其實他也不贊同世子爺退親，別說老夫人和國公爺才是府裏真正的主人，世子爺不過是從謝家二房過繼而來的少主，甚至這個世子爺只是內定，國公爺還未上交摺子將世子的名分定下，有名無實。

但一想到國公爺的情況，世子爺如無意外，就是定國公府以後的主人，這讓他忍不住暗自歎了口氣。

趙管家不願老夫人和國公爺背這口黑鍋，解釋道：「和貴府五小姐退親一事乃世子爺的意思，國公爺並不知情，我家老夫人拗不過世子爺，才同意趙某上門退親。」

張氏又輕拍了一下姜檸寶的手背，轉過身，面色沉凝愠怒的瞪著趙管家，冷笑一聲道：「謝世子好大的臉面，說退親就退親，他可曾想過退親對女子的傷害有多大？哪怕錯的是男方，退親後，我侄女還能再說什麼好親事？」

趙管家神情一空，老臉漲紅，嘴脣動了動，想要辯駁卻無話可說，畢竟這事確實是他們定國公府理虧。

「這……強扭的瓜不甜，世子爺要退親，我們這些下人只能照辦，不過老夫人說了，會給貴府的五小姐補償。」

姜檸寶的眉心動了動，瞅了一眼趙管家，暗道，終於來了。

男主角的退親和豐厚的補償，是這本女主角重生文中惡毒女配姜檸寶黑化的開始。書中的姜檸寶真真是將自己柔弱的美貌和惡毒的心計利用得淋漓盡致。

姜檸寶想到書中瘋狂惡毒的「自己」，雙眸閃過一抹興味的光芒。

說起來，她和這位惡毒女配都是表裏不一的人，真真是有意思。

張氏聞言一愣，將手中的帕子絞了絞；姜老夫人瞥了一眼趙管家，端起茶盞抿了

一口茶，神色不為所動。

「補償？」

一道清脆悅耳的聲音突然響起，眾人的視線齊齊看向開口的姜檸寶。

「趙管家說說看，謝世子會如何補償我？」

姜老夫人微微皺眉，心裏升起一絲怪異的感覺，她打量了一番姜檸寶，總覺得有哪裏不太對勁，但仍是這般說道：「五丫頭，妳且放寬心，這事祖母定會給妳做主，再多的補償也沒有妳的聲譽重要。」

張氏的嘴啓動了動，最終什麼都沒說。

「多謝祖母。」姜檸寶盈盈福身，露出一抹嬌柔的笑容，心裏卻暗道，姜老夫人等一下就要被自己說出來的話打臉了。

姜檸寶側過頭，一雙漂亮的眸子淡淡的看著趙管家。

「趙管家，你還沒說定國公府會給我什麼補償呢！」

趙管家眼裏閃過一抹不忍，硬著頭皮回道：「回五小姐的話，世子爺承諾，如果您同意退親，他會認您為妹妹，並記入族譜，等日後您出嫁，世子爺會送一份豐厚的嫁妝。一旦您成了世子爺的妹妹，就是定國公府的大小姐，身分地位水漲船高，再說一門好親事不難。」

未婚妻變妹妹，也就世子爺想得出來，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令人難以拒絕的補償。長寧伯府是沒落的勳貴世家，靠著和定國公府沾親，才得以延續榮光，一旦失去了定國公府這門親事，長寧伯府就會被打回原形，既然現在有了這樣的補償……趙管家這話一出，大廳裏的眾人神色各異。

剛剛放話說再多補償也沒有自家孫女聲譽重要的姜老夫人，神色微動，她端起茶盞又抿了一口茶，沉默不語，似乎在權衡利弊。

張氏呼吸一滯，眼神閃爍，別看她剛才義正辭嚴的為侄女捍衛親事，其實她內心早已明白，侄女的這門親事怕是要黃了，但若是侄女成了定國公世子的妹妹，繼續和定國公府沾親，她的瑤兒就能嫁得更好，大女兒在婆家的地位也不會有所動搖。

趙管家靜靜的等候，耐心十足。

## 第二章 人性就是如此

廳堂一角架子上的青花纏枝香爐點著檀香，香煙裊裊。

姜檸寶眼尾一挑，不著痕跡的將姜老夫人和張氏異樣的神色收入眼中，她垂下眼簾，事情發展果然和書中情節一樣，而謝景翊不愧是男主，將姜老夫人等人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

姜老夫人和張氏不願退親的根本原因，是不想失去定國公府這座大靠山，如果她成了定國公府的大小姐，入了謝家的族譜，長寧伯府依舊可以藉此和定國公府這艘大船綁在一起。

如果被退親的人不是自己，她勢必會大讚一聲好，不過此時此刻，她這個當事人的個人意願並不重要，家族利益大於一切。

姜檸寶佯裝忐忑的咬著下唇，沒人注意到她眼底毫無一絲波動。

這時，張氏開口打破了沉默，「母親，您看五丫頭的親事是不是該從長計議？」姜明瑤猛地看向母親，俏臉上閃過一抹錯愕，似乎沒想到第一個心生動搖的會是母親。

她咬了咬唇，低下頭不敢看五姊，生怕會看到五姊驚愕的神情。

當定國公府的大小姐是好，但被退親終究有損女子的名聲，哪怕以後嫁了人，也抹不去這麼一個汙點。

夫家一開始或許會看在定國公府的面子上不介意，但時間久了，難免會生出別的想法。

畢竟五姊不是謝家的血脈，定國公府能護她一輩子嗎？

姜明瑤不相信母親沒有想過這一層。

姜老夫人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內心其實已經傾向退親拿補償，她瞥了一眼忐忑不安的姜檸寶，不自然的移開目光，順著張氏的話道：「確實該從長計議。」

不到一盞茶的時間，姜老夫人就反口了，候在邊上的婢女婆子們感到不可思議。

張氏心裏一鬆，母親同意即可，侄女的意見不重要，她轉向趙管家，小心的試探道：「趙管家，謝世子提的補償，不知謝老夫人和定國公的意思如何？」

姜檸寶雖說早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忍不住感到心寒，如果爹娘還在，哪怕她不在意，退親與否都由不得大伯娘做主。

趙管家哪會看不出姜老夫人和長寧伯夫人的意思，又看了一眼垂眸不語的姜檸寶，心裏暗暗歎息，世子爺果然料事如神，但他不得不按照世子爺的意思，硬著頭皮再次丟出另一個令人垂涎的補償。

「我家老夫人同意了世子爺的提議，並承諾退親後，會給貴府一個工部員外郎的官職，不知姜老夫人意下如何？」

工部員外郎是從五品官職。

張氏的呼吸變得急促，激動得心兒怦怦直跳，眼睛都發光了。

她為伯爺生育了兩兒兩女，兩兒都不成器，長子資質平庸，二十多歲的人了，多次科考都不中，但長子可以繼承長寧伯府，倒是不需要太擔心；次子今年放棄考科舉，前途不明，伯爺上下打點，以求為他謀得一官半職，本來看在定國公府的面子上，這事不難辦，但桃花宴的事一出，看到定國公世子對安遠侯嫡女重視的態度，大家都在觀望，原本說好的給次子填補的一個正七品空缺遲遲沒有定下來。她憂心得吃不好睡不好，現在突然掉下一個從五品的官職，她哪裏還有為侄女著想的心思，恨不得立即同意退了這門親事。

她深吸了口氣，壓下心中的激動，說道：「母親，國公府誠意十足，我們也不能得寸進尺，不如就同意了吧？」說完，她有些尷尬的朝姜檸寶露出一抹歉然的笑容。「五丫頭，妳別怪大伯娘，大伯娘也是為妳好，當定國公府的大小姐比當伯府的小姐更好。」

姜檸寶沒有吭聲，一雙漂亮的眼睛靜靜的瞅著張氏，再也沒有了往日的柔順，眉宇間隱隱透著一股冷意。

這兩人還真是她的好親人啊，好處長寧伯府得，損了名聲的卻是她。

如果爹娘還在……

姜檸寶忍不住想起了被「逝去」的爹娘，還有在青山書院苦讀的大哥，心裏苦笑一聲，她和大哥的關係頗好，大哥早已考取了秀才功名，如今在書院備考今年的鄉試，爭取考中成舉人，將二房立起來，讓她風風光光的出嫁。

可惜他不知自己的妹妹要被未婚夫退親。

想到書中二房所有人的結局，姜檸寶的心益發冰冷。

張氏被她看得心虛，忍不住暗生惱怒，暗道，這侄女真是不知好歹。

她轉向沉默不語的姜老夫人，焦急的喚了一聲，「母親！」

姜明瑤的臉色微微一變，母親的作態令她難堪極了。

姜老夫人的心意更為堅定了，用一個不喜的孫女換一個官職，誰都會選擇後者。

只是不能這麼快答應，自己最好臉面，況且剛剛她已經自打臉一次，雖說從長計議是個模稜兩可的回答，但若是現在迫不及待的答應退親，大廳裏還有不少婢女婆子在，未免給人落下不好的印象。

看著張氏這番急切的模樣，姜老夫人在心裏罵了一聲「蠢貨」，平時的精明冷靜都餵了狗嗎？

久久未得到姜老夫人的回應，張氏臉色一沉。

趙管家眼觀鼻、鼻觀心的等待，眼角餘光卻瞥見姜檸寶平靜無波的面容，心裏陡然升起一抹怪異的感覺。

照理說被退親，家裏人又不站在她那一邊，不應該會是這樣的反應啊！

半晌，姜老夫人瞪了一眼張氏，厲聲道：「張氏，五丫頭是我的嫡親孫女，她的婚事我自有主張，妳且稍安勿躁。」

張氏臉色一白，母親這話是什麼意思？

「祖母，事關孫女的幸福，不如先聽孫女一言如何？」姜檸寶突然開口，聲音婉轉動聽，語氣沒有一絲憤怒和不甘。

趙管家也心生好奇，不知她是何想法？

向來柔順的孫女突然在這個時候出聲，姜老夫人的心一突，她皺了皺眉，眼中閃過一抹不悅，但是當著趙管家的面，她不好斥責姜檸寶，也不能不給她說話的權利，只好淡淡地道：「五丫頭妳說。」

姜檸寶眉宇間的嬌怯柔弱散去，神色多了幾分嚴肅。「祖母，孫女可以答應退親，畢竟結親是結兩姓之好，謝世子既然不喜孫女，孫女亦不會強求。」

姜老夫人的心情一鬆，姜檸寶這話說得太及時了，免了她的左右為難，她的老臉上不自覺露出一抹慈愛的笑意。「五丫頭，妳能這麼想，很好。」

張氏原本高懸的心也跟著落了地，在她心裏，這個官職已是她次子的囊中之物，她完全忘了姜檸寶有一個文采風流、才華橫溢的嫡親大哥。

「祖母，孫女不想當謝世子的妹妹。」姜檸寶佯裝沒瞅見張氏的神情變化，定定的看著姜老夫人，泰然自若的續道。

聞言，原本和顏悅色的姜老夫人臉色驀地一沉，差點將手中的茶盞砸過去，她氣惱地道：「胡鬧！」



張氏也瞪著姜檸寶，惱怒她的不知好歹。

定國公府的大小姐，那可是連公主郡主們都要高看一眼，放下身段結交的，這侄女真真是豬油蒙了心，蠢得令人不忍直視。

張氏下意識看向姜明瑤，想著這般好事能夠落到自個兒女兒身上該多好。

姜檸寶沒有被姜老夫人的怒氣嚇到，她轉向趙管家，輕撫了一下紅寶石鐲子，語氣輕柔的說道：「趙管家，退親可以，但我不想當謝世子的妹妹，不如換一個補償，如何？」

趙管家一怔，好奇的問道：「不知五小姐想換什麼補償？」

「謝世子真厲害，提出了令人無法拒絕的補償，我已明瞭他退親的決心，但我卻不甘心，憑什麼我這個未婚妻要為楊舒清讓位，只因我的家世比她低？所以我決定了，退親可以，但我要嫁給定國公，踩在他們頭上。趙管家，我想要的補償只有這個。」姜檸寶笑盈盈的瞅著趙管家，不疾不徐的說道。

趙管家難掩驚愕，他本以為姜檸寶柔弱可欺，沒脾性，被人退親都能忍下去，原來在這等著呢！

姜老夫人和張氏也被一反往常柔順，突然強硬起來的姜檸寶震驚了，姜明瑤猛地看向褪去了一身柔弱氣質的五姊，眼中的驚詫完全掩飾不了。

就連大廳裏的婢女婆子們也是目瞪口呆。

在大越朝，誰不知定國公謝珩是遺腹子，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毒龜婿」。

謝珩出生時，謝老夫人差點血崩而去，恰巧有得道高僧路過，看出謝珩天生帶著沖天煞氣，便將他抱走，謝老夫人才撿回一條命。

令人倍覺奇怪的是，那位高僧並未要求謝珩遁入佛門消除煞氣，反而集合十位得道高僧，花了九九八十一天，為他開光加持了一串紫檀佛珠戴手腕上，才勉強鎮壓住他的煞氣。

謝珩十二歲時，離家去了邊疆戰場，僅僅幾年時間，便立下赫赫戰功，令敵人聞風喪膽，不敢來犯，被先帝封為最年輕的世襲定國公，守衛著大越朝，成了百姓們心中的戰神。

可惜除了陽剛氣旺盛的男子，女子完全無法靠近他，謝老夫人亦是，一旦靠近他，輕則臥病在床，重則喪命。

等謝珩到了適婚年齡，曾有不少貴女不信命，想要嫁給他，但病的病，死的死，而後再也沒有女子敢接近他。

滔天的權勢固然重要，但命更重要。

命都沒了，要權勢何用？

如今謝珩身邊所有的下人都是上過戰場的士兵，陽剛氣十足，但也需要幾天更換一次，無法長期跟在他身邊。

這一切都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現在柔弱得彷彿風吹就倒的姜檸寶，卻硬氣的說要嫁給定國公，在場所有人都暗自猜測，她莫不是被退親，打擊太大，才會這般失了理智？

姜老夫人緩過神來，猛地一拍桌子。「不行！」

謝珩雖說年僅二十八，位高權重，但比起嫁過去就喪命，不，也許不用嫁過去，只要和他接觸個幾天，說不定人就沒了，還不如當定國公府的大小姐，讓兩府的關係更進一步。

姜明瑤向來清冷的面容閃過一抹慌亂，五姊怎麼如此糊塗，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她連忙緊緊握住姜檸寶的手，緊張的勸道：「五姊，妳別說胡話，定國公不是咱們高攀得起的。」

「祖母，事關孫女的終身大事，孫女只想任性一回，請祖母成全。」姜檸寶輕輕的撥開姜明瑤的手，揚起精緻的臉蛋，一臉堅定。

這是她經過深思熟慮後的選擇。

剛剛在趙管家說話的時候，姜檸寶大概回想了下她腦海中的這本重生文，女主楊舒清重生後本就不是善茬，有仇報仇，手段狠辣，前世欺負辱罵過她的人，都被她狠狠的一一報復，個個下場淒慘。

在書中，姜檸寶和楊舒清上輩子並沒有交集。

女主重生後，姜檸寶的未婚夫被奪，就此黑化，但她現在不會亦不想當惡毒女配，只是男主謝景翊肯定要為女主洗刷奪人未婚夫的不好名聲，女主亦不願留下汙點，所以她勢必和男女主角有所交集。

既然逃不過，何不迎難而上？

胎穿到古代十六年，被古人薰陶了十六年，姜檸寶渾身上下隱隱帶了一種大家閨秀的氣質，但上輩子骨子裏養成的性格卻沒有改變。

被人欺壓到這個分上，她面上淡然自若，心裏卻早有了主意，連姜老夫人都不知曉她的心思。

放話嫁給定國公只是第一步。

定國公是否回應，不在她的考慮之中。

至於會不會喪命的問題……姜檸寶微微垂下眼，誰的命能硬得過她？

「我絕不同意，此事休得再提！」

姜老夫人被油鹽不進的姜檸寶氣得急火攻心，身子一晃，扶著額頭往後倒去，一旁的心腹婢女紅杏眼明手快的扶住她。

張氏狠狠的瞪了姜檸寶一眼，緊張的上前，輕輕拍撫著姜老夫人的心口，關心的問道：「母親，您沒事吧？」

姜檸寶站在那裏一動不動，除了那張柔美精緻的臉蛋，渾身上下看不出一絲柔弱，宛如一株堅韌的木槿花。

正絢爛的開放，散發出璀璨光華。

趙管家驚愕過後，看到姜老夫人的反應，瞬間冷靜下來。「五小姐，此事趙某無法做主，不如等趙某回稟過老夫人，再給五小姐答覆？」

不管姜檸寶是否因為一時憤怒失去理智，但她的提議他確實也心動了，比起世子爺，他更心疼從小到大孤孤單單的國公爺，希望他身邊能有個知冷知熱的人陪伴著。

趙管家心底不知為何陡然升起一股詭異的感覺，這位姜五小姐說不定不會受國公

爺的煞氣影響。

他從戰場上退下來後，已經好久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直覺了，這讓他看著姜檸寶的目光微微帶了一絲慎重。

「有勞趙管家。」姜檸寶淡然的點頭，完全無視氣得渾身發抖的姜老夫人。

「姜老夫人，世子爺退親一事勢在必行，請您考慮一下，兩天後給個答覆，趙某先行告辭。」趙管家說完，拱手行禮，帶著人離開了長寧伯府，絲毫不給姜老夫人拒絕的機會。

趙管家一離開，姜老夫人立即抓起一個瓷杯狠狠的摔到姜檸寶腳邊，匡當一聲，瓷杯四分五裂。「孽障，妳給我跪下！」

茶水濺到她的裙子上，留下了點點痕跡，姜檸寶抿了抿唇，依舊站得直挺挺的，臉上勾起淺淺淡淡的笑容，一雙極美的眸子似有火光閃過。

「祖母，退親可以，但孫女不想嚥下這口氣，定國公是孫女最為敬佩的人，如能嫁給定國公，哪怕死，孫女亦無悔，還請祖母原諒孫女的任性。」姜檸寶擲地有聲的說完，朝姜老夫人微微屈膝福身，就轉身離開了。

婢女婆子低垂著腦袋，大氣都不敢喘一口，偌大的廳裏，安靜得連根銀針落地都可聞。

姜老夫人一口氣堵在喉嚨裏，氣得渾身發抖，她死死的瞪著姜檸寶纖細的背影，眼神極為冷沉。「這個不孝孫女，真真是反了天了！」竟然敢如此挑釁她的權威！姜明瑤完全驚呆了，心緒更是複雜難言，她沒想到定國公世子退親會給五姊這麼大的打擊，竟然還因此頂撞祖母。

紅杏小心翼翼的端來一碗寧神茶湯。「老夫人，您別氣壞了身子，喝口茶湯消消氣。」

姜老夫人接過茶碗，喝了幾口茶湯後，終於漸漸冷靜了下來。

「母親，五丫頭的事怎麼辦？」張氏見狀，連忙問道。

這可關係到她兒子的前程，她不上心都不行。

姜老夫人聽她又提起那個叛逆的孫女，好不容易壓下去的火氣騰的再次冒了起來。定國公府表明要退親，姜檸寶沒了利用價值，以後也難說上一門好親事，既然如此……

姜老夫人眯了眯眼，揮退了婢女婆子，只留下張氏和姜明瑤，她涼薄的冷笑一聲，「由她去，我倒要看看她還能折騰出什麼花樣來，除了那個從五品官職，妳記得多要點補償。」

張氏眼底精光一閃。「母親說的是，只是這樣一來，咱們和定國公府就沒關係了。」說到底，她還是想著要攀上定國公府。

姜老夫人睨了她一眼，再啜了一口茶湯，不疾不徐的指點道：「不是還有六丫頭嗎，六丫頭已年滿十六，她的親事也該定下來了，我看謝家二房就有個不錯的人選。」

姜明瑤一愣，俏臉上滿是錯愕，祖母這是要利用五姊退親一事將自己嫁入謝家？這怎麼可以？

張氏恍然大悟，「多謝母親指點。」

謝家二房有個剛滿十六未訂親的嫡出少爺，和定國公謝世子是嫡親的兄弟，只要將瑤兒嫁過去，豈不是可以間接和國公府扯上關係？

謝家二房的那位少爺可是個香餒餒，想和謝家二房結親的人家多不勝數，長寧伯府並沒有明顯的優勢。

如今這個機會來了，侄女也就剩下這點利用價值了。

姜老夫人滿意的點點頭，張氏還算合她的心意，不像老二娶的那個目無尊長的妒婦，活著的時候就只會惹她生氣。

一想到早已逝去的楊氏，再想到她生的那個沒腦子的孫女，姜老夫人腦仁疼得厲害，氣又不順了。

「事不宜遲，妳等會兒立即派人去一趟定國公府，我乏了，妳們下去吧。」姜老夫人擺了擺手，示意張氏和姜明瑤離開。

張氏和姜明瑤行禮告退，張氏喜不自禁的招來心腹嬪嬪，在她耳邊低語了幾句，心腹嬪嬪就急匆匆的離開了長寧伯府。

張氏站在迴廊下，望著心腹嬪嬪遠去的背影，嘴角泛起笑意，回頭對姜明瑤說道：「瑤兒，娘會給妳說一門好親事。」

姜明瑤心情複雜的瞅著母親喜悅的笑臉，想到被退親後備受打擊、性子突變的五姊，心底湧起一抹愧疚，她抿著唇，搖頭道：「母親，五姊已經夠可憐了，我不要踩著五姊和謝家結親。」

張氏的臉色微微一變，但還是盡可能維持著溫柔的語氣勸道：「瑤兒，事關妳的終身幸福，不要任性。」

姜明瑤沉默不語，清澈的雙眼定定的望著張氏，眼裏滿是拒絕之意。

她娘親不僅盯上了定國公府給出的從五品官職補償，還想榨乾五姊最後的利用價值。

一想到娘說的好親事是踩著五姊得來的，她的心裏就很不舒服。

### 第三章 她的命很硬

姜寧寶離開壽金堂後，腳步輕快的帶著在外頭等候的春喜回到西側的院子，無視一路上那些偷瞄她、竊竊私語的婢女婆子們。

趙管家登門退親一事本就瞞不住，也許現在已經傳遍了整個京城。

「小姐，您沒事吧？」春喜小心的瞅了她一眼，難掩擔憂的問道。

姜寧寶眺望不遠處的小花園，花兒爭妍鬥豔，心情愉悅的開口道：「我很好。」

確實很好，做了這麼多年的嬌小姐，難得暴露一點真面目，就將那些人嚇得目瞪口呆，她覺得渾身舒暢不已。

春喜望著她嬌美動人的笑容，不知為何，心裏卻是忐忑，總覺得有哪裏不對勁。

等她晌午去大廚房端午膳的時候，才知曉自家小姐到底幹了什麼，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小姐怎麼這般糊塗？

她急匆匆的拎著大食盒回到院子，卻看到姜寧寶正站在一棵桂花樹下，白皙柔美的臉上滿是懷念之色，宛如一幅美麗的畫卷。

春喜下意識放輕了腳步走上前。「小姐，您又在想念二爺和二夫人了？」

姜檸寶輕點了下頭，想起這桂花樹下埋著的一罈罈女兒紅，有好幾罈是她和爹爹一起釀造，一起埋下的，不由得輕歎道：「爹娘如果知曉我被退親，不知會有多傷心。」

胎穿到古代，她就備受爹娘寵愛，現如今看不到他們，她著實想念，不過想到書中之後的情節，爹娘出現為「她」報仇，她的嘴角微微上揚了一下。

原來她的爹娘並沒有逝去，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可惜書中並未透露爹娘到底在哪裏，只說被人救了，那地方與世隔絕，爹的雙腿斷了，娘還失憶，才會暫無法回長寧伯府。

「小姐……」春喜眼中閃過一抹心疼，小姐真是可憐，二爺和二夫人去了，沒了爹娘護著，現在又被退親。

姜檸寶回頭看了春喜一眼，依照書中的人物設定，春喜是姜檸寶的心腹婢女，一直待在姜檸寶身邊，還幫著她做了許多惡毒的事，最後被賣去骯髒之地。

「今天的午膳有什麼好吃的？」姜檸寶收斂思緒，笑盈盈的問道。

春喜連忙回道：「有您最愛吃的燕窩雞絲湯，八寶鴨，炒珍珠雞，糖醋小排，翠玉豆糕，如意卷，炒青菜。」

她原本以為大廚房得知小姐被退親會剋扣伙食，幸好還是和原來一樣。

姜檸寶微微挑眉，沒說什麼，轉身回屋用午膳。

其實她並不在乎被剋扣伙食，她娘親的嫁妝在她手中，吃穿用度壓根兒不用愁，就算在自己的院子裏開個小廚房也是可以的。

只是她懶得這樣做。

大廚房做的菜挺好吃的，只要膳食的品質沒有下降，分量減少沒什麼。

用過午膳後，春喜收拾桌面，姜檸寶坐在矮榻上，泡上一壺香茗，凝視著窗外的桂花樹，思緒飄飛。

她和謝景翊的婚約，書中並沒有詳細描述，但她卻非常清楚，用一句話概括，不過是救命之恩，結兩家之好而已。

她娘在她三歲那年從寺廟上香回來的路上，救了遭遇劫匪的謝家二房夫人和六歲的謝景翊，當時的謝景翊還未被過繼給定國公當兒子。

謝家二房夫人得知她娘親有個三歲的女兒，率先提出結親，她娘看謝景翊聰慧機敏，人也長得好看，便應了下來，兩家也算是門當戶對。

謝家本是名門望族，樹大根深，枝繁葉茂，尤其是謝家出了一位世襲的定國公後，更是如日中天，聲名顯赫。

謝家二房子嗣頗豐，但出人頭地的少，在謝家這個大家族裏地位一般般，唯獨謝景翊不但模樣長得極好，又聰慧。

謝景翊八歲那年被謝老夫人看中，在宗族的見證下，過繼給定國公，成了內定的世子爺，她這個未婚妻的地位水漲船高，成為京城貴女千金們羨慕嫉妒的對象。姜檸寶抵了一口香茗，喃喃道：「為心悅之人，損害救命恩人之女的名聲，最後更是和女主一起毀了她和她一家，這男主還真是忘恩負義。」

不過書中為何沒有提起這事，只說姜檸寶不甘心被退親，對男主死纏爛打……不，有提起過，卻是姜檸寶在對女主做盡惡毒之事、名聲盡毀後嚷出來的，但為時已晚，知曉這一切的人，除了她的爹娘，不是全都逝去，就是閉口不言。

沒有人相信她的話，都認為她胡亂攀咬剛繼承爵位的男主。

姜檸寶眉心微蹙，神情若有所思，半晌，她才恍然大悟，低低輕歎一聲，「真是個傻女孩。」

情之一字迷人眼，幸好她並不是書中的那個「她」。

有上輩子記憶的姜檸寶，對謝景翊這個未婚夫沒什麼感覺，其實謝景翊並不是她喜歡的類型，但都定下了親事，木已成舟，她便入境隨俗，決定和他平平淡淡過一輩子。

誰知卻發現自己是穿書，還被退親。

沒人知曉姜檸寶內心的激動和歡喜。

這時，春喜回來了，手中提著一籃子洗得乾淨、紅豔豔的草莓，她掀開八寶珠簾進入內室，將籃子放到矮榻旁邊的矮几上，幾番猶豫，她還是忍不住抱怨道：「小姐，姚掌櫃剛剛送了一筐草莓過來，又被大夫人派人將大半筐要了去。」

姚掌櫃是負責打理楊氏嫁妝鋪子的大掌櫃。

這三年來，他每個季節都會送新鮮的瓜果到長寧伯府和青山書院，可惜送到長寧伯府的瓜果大部分都被張氏給攔了去，春喜每次見了都忍不住替自家小姐心疼。姜檸寶輕笑一聲，拿起一顆草莓放入嘴裏咬了一口，不甚在意的說道：「春喜，不用在意這點小事，大伯母不敢做得太過分。」

春喜想想也是，這三年來，大夫人從來沒將姚掌櫃送來的瓜果全都昧下，不過她還有另一件更擔心的事。

「小姐，大夫人竟然放縱府裏的下人到處議論小姐被退親的事，估計滿京城的人都要知曉了。」

姜檸寶抬眸瞅了春喜一眼，精緻柔美的臉上笑意淺淺。「反正早晚都會傳出去的。春喜，我們要淡定，不就是退婚嗎，沒什麼大不了的。」

她倒希望這把火燒得越旺越好。

春喜咬了咬唇，不平地道：「可是……可是明明錯不在小姐！」

姜檸寶淡然一笑，朝春喜眨了眨眼睛。「春喜，世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焉知更好的緣分不是在後頭？」

說完，她又拿起一顆草莓吃了起來，愜意的眯了眯眼，心裏卻暗暗奇怪，怎麼沒有她放話要嫁定國公的傳言？

在姜檸寶看來，謝珩比謝景翊那個忘恩負義的混蛋好了不知多少倍，可惜謝珩不是男主，只是個給男主送金手指的，必須死得早，權勢爵位人脈全都便宜了男主，奠定了他第一男主的地位。

真真令人扼腕。

幸好她有神奇釀酒技能，釀出來的酒具有神奇的能力，只要她嫁給謝珩，定會多釀些藥酒給他喝，他想要長命百歲不成問題。

論拖後腿，她可是專業的。

姜檸寶眼中光芒閃過。

春喜不知道自家小姐經歷了什麼，實在無法這麼樂觀，她難過的說道：「可是，可是小姐被退了親，以後很難再說一門好親事，總不能真嫁給……」

姜檸寶一聽就知道她聽說了自己今天放話說要嫁給定國公的事，笑了笑，眉宇間不自覺浮現一抹嬌怯，打斷道：「春喜，妳說定國公如何？」

春喜一臉驚恐，焦急的勸道：「小姐，定國公是個好人，但……但他不是一個良人，他太危險了，靠近他的女人全都沒好下場，小姐，您可千萬別想不開啊！」

「春喜，說不定我和定國公是天作之合，姻緣天成呢。」姜檸寶瞥了春喜一眼，端起茶碗抿了一口香茶，似真似假的開了一句玩笑。

上輩子，除了一手神奇的釀酒技藝，沒有異能的自己，在末世無論遇到多大的危險，每次隊友都死光了，她都好運的活著。

不知是她命太硬，還是運氣太好。

最後，她身邊的親朋好友都沒了，只剩下她一個人孤零零的待在滿是喪屍的世界生龍活虎的活著，直到喪屍王被滅，世界恢復新生，她也沒活下去的慾望，便自殺了。

誰知自殺了也沒死成，而是帶著記憶投胎到古代。

不再是滿目瘡痍、沒有親人的末世，這一世，她有了疼愛她的父母，可以隨心所欲的吃各種各樣的美食，釀造各種神奇的酒，她再次有了活著的動力。

她這樣命硬的女子，和定國公難道不是天作之合嗎？

春喜不由得倒抽一口氣，試問有哪個女子能和定國公是天作之合？

春喜試著再勸，「小姐，在您之前，有多少貴女不信命，眼巴巴的湊上去，那些女子短則一天，長則七天，全都沒有好下場，久而久之，便沒女子敢靠近定國公。小姐，您可不能以身犯險。」

「小姐，您想想四少爺，如果四少爺知曉這事，肯定會擔心您。」

聽到春喜提起她大哥，姜檸寶的臉色益發柔和，等等，她怎麼忘了還未修書一封到青山書院給大哥，免得大哥聽到傳言擔心，急匆匆的趕回府，無心備考。

姜檸寶驀地起身到案桌旁，沒有理會焦急擔心的春喜，趕緊攤開宣紙，磨墨，執筆寫了一封書信，告知他退親的來龍去脈以及自己的打算，封好後交給春喜，叮囑道：「春喜，妳將這封信交給姚掌櫃，讓他送去青山書院。」

「是，小姐。」春喜以為自己的勸說有了效果，暗暗鬆了口氣，小心的將信件放入袖口，匆匆離開。

春喜才離開不久，幾名婢女婆子來了，領頭的是楊嬾嬾，張氏的心腹嬾嬾。

楊嬾嬾面無表情的朝姜檸寶微微福身行禮。

「五小姐，大夫人命奴婢送了一冊書給您，希望您好好抄寫一遍，以後務必謹言慎行，萬不可再頂撞長輩。」

說完，一個婢女恭敬地將抱著的一冊書遞過去。

姜檸寶接過書冊一看，封面寫著兩個大大的字——女誠。

大伯娘這是要她抄《女誡》？

姜檸寶將書塞回婢女的手中，輕聲細語的道：「楊嬤嬤，這《女誡》妳帶回去吧，我不需要。」

是的，她不需要《女誡》這種東西，大伯娘想藉此敲打她，簡直可笑。

楊嬤嬤神色一沉，不容拒絕地從婢女手中拿過《女誡》，強硬的塞回姜檸寶懷中，冷冷的道：「五小姐，這是大夫人的命令。」

嘶嘶嘶……

姜檸寶當場將那本書撕爛，破碎的紙張落了一地。

楊嬤嬤的臉色極為難看，氣得身子都在發抖了。

五小姐竟敢將大夫人送來的《女誡》撕爛，好大的膽子！

她身旁的幾位婢女也目瞪口呆，心裏暗自揣測，莫不是因為退親一事，五小姐受了刺激，性情大變？

是了，應該是這樣，她們這幾個消息靈通的婢女早知曉五小姐在姜老夫人面前放話說「如能嫁給定國公，哪怕死，亦無悔」，五小姐這是要尋死呢。

婢女們心裏哆嗦了一下，別看五小姐柔柔弱弱的，狠起來倒是令人心驚。

姜檸寶直勾勾的盯著楊嬤嬤，像是沒有看見她陰沉的面容，露出一抹極淡極淡的笑容，語氣卻陡然變得冰冷，「楊嬤嬤，妳回去告訴大伯娘，《女誡》這東西，她送多少來，我就撕爛多少。」

楊嬤嬤瞪了姜檸寶一眼，怒氣沖沖的帶著婢女們離去。

姜檸寶端起茶盞抿了一口香茗，沒想到大伯娘這麼快就出招兒了，如果是姜老夫人送《女誡》過來，她還不一定會撕爛，只會陽奉陰違。

還有這個楊嬤嬤，狐假虎威的老東西。

自從幾年前，楊嬤嬤的女兒爬她爹的床不成，反被她爹不留情的羞辱發賣後，楊嬤嬤就一直記恨二房，以前爹娘在的時候，她還不敢太囂張，等爹娘被「逝去」，她這個二房嫡出小姐沒了倚靠，楊嬤嬤又有張氏撐腰，膽子就大了起來，暗地裏總是做一些小動作膈應她。

這時，外頭傳來一陣腳步聲，沒一會兒，門外響起一道清冷、微帶一絲忐忑的聲音——

「五姊，妳在嗎？」

姜檸寶沒想到姜明瑤會過來，淡淡地應道：「進來吧。」

六妹這個人，怎麼說呢，她是一個性子清冷，三觀正直的好姑娘，和張氏一點都不像，但在這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時代，她最後還是嫁給了謝景翊的嫡親弟弟。

在書中，她出嫁後，由於對姜檸寶心懷愧疚，曾暗地裏幫過姜檸寶好幾次。

後來被謝景翊和女主查出來，未曾生育的姜明瑤，被早因後院種種算計陷害而厭棄她的丈夫送去家廟，長伴青燈古佛。

姜檸寶歎了一口氣，有的時候，人真的不能太正直。

姜明瑤是獨自一人來的，她一進來就看到地上散落的破碎書頁，不由得怔愣了一



下，等她看到書頁上的字，再想到路上遇到了楊嬾嬾，她頓時了然，抿了抿唇，略帶歉意的道：「五姊，對不起。」

姜檸寶微微一笑，招了她過來，給她斟茶倒水。

「不關妳的事，妳別放在心上。這是姚掌櫃送來的春茶，妳品嚐一下。」

姜明瑤坐在姜檸寶的對面，端起茶盞抿了一口，微澀的茶水入喉，她瞅著姜檸寶平靜無波的俏臉，她的心緒也奇蹟般的平靜下來。

「五姊，祖母和我娘看上了謝家二房嫡次子謝景暉，想讓我……讓我和他結親，可是我不願意，我不想踩著五姊嫁進謝家。」

姜檸寶並不意外，按照原本的情節，書中的姜檸寶死活不願退親，張氏卻私下和定國公世子達成協議，強硬的退了這門親事，且所有的好處都被張氏收入囊中。如今她不眷戀這門親事，不願做謝世子的妹妹，放話要嫁給定國公，讓她們打好的算盤落空，張氏和姜老夫人肯定會另外想法子，導致六妹的命運依舊沒有改變。

「六妹，謝景暉這人，只要妳不觸及他的底線，他還是不錯的。」姜檸寶實事求是的輕聲說道。

張氏縱使可恨，六妹卻是無辜的。

姜檸寶不願遷怒不相干的人。

書中的謝景暉一開始對姜明瑤是有情意的，只要姜明瑤擺正心態，別因為她的事，心懷愧疚，疏離他，讓其他女人趁機陷害算計她，磨去謝景暉對她的情意，好生和謝景暉經營自己的小日子，未嘗不會幸福。

有時候，一個小小的改變，命運將會截然不同。

姜明瑤一愣，抬眸瞅著笑盈盈的姜檸寶，吶吶的道：「五姊，妳……妳不生氣嗎？」

「有什麼好氣的？我只是大伯娘的侄女，而妳是大伯娘的嫡親女兒，親疏遠近，一目了然，這不是人之常情嗎？況且我也說了，我敬佩定國公，如能嫁給他，哪怕死，亦無悔。」姜檸寶的笑容恬淡柔美，帶著屬於女子如水的溫柔。

這其實是假話，這輩子的姜檸寶是個惜命的人。

她自帶死不了的體質，除了壽命耗盡老死或者自殺，不然她就像漫山遍野的野草一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生命力強盛得嚇人，所以謝珩還是能夠尚想一下的，如果見了面，他確實合她胃口，她不介意倒追他。

謝老夫人那一關應該很好過，所以謝珩同意與否，她並不在意。

她總有一天會收了他，她有這樣的霸氣和自信。

姜明瑤怔怔的瞅著她，突然覺得她的笑容真的好美。

「五姊，定國公是個危險的人，妳不要意氣用事，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姜檸寶笑而不語。

姜明瑤將她的堅定看在眼中，心裏越發焦急，正要開口再勸，姜檸寶卻溫柔的拍了一下她的手背。

「六妹，事關我的終身幸福，我自有主張，妳不必多言。」

姜明瑤只能帶著滿心的愧疚離去。

院子再次安靜下來。

姜檸寶拿出一疊帳冊，一邊喝茶，一邊慢慢的查看，細碎暖和的陽光從窗櫺照入屋內，散落到案桌上，明亮溫暖。

在正院的張氏聽了楊嬤嬤的回稟，怒氣橫生，狠狠的摔了手中的茶杯，臉色陰沉沉的道：「好，很好，五丫頭還真是不知死活，等退了這門親事，看我怎麼收拾她！」

楊嬤嬤聞言，老臉禁不住露出一抹喜色，火上澆油道：「大夫人說的是，五小姐的婚事還掌握在您手中呢！」

這楊嬤嬤也是一個狠毒的人。

她一個下人和二房早有恩怨，但她不能欺主，除了暗地裏搞點小動作，只能借大夫人的手教訓五小姐。

張氏冷笑一聲，「五丫頭不知死活要嫁定國公，也不看自己有沒有那個命，死了倒好，省得我費心折騰，如果沒死，我定會為她說一門『好』親事！」

楊嬤嬤這下子更高興了。

Crescent